

叶兆言中篇小说 卷五

重见阳光的日子

叶兆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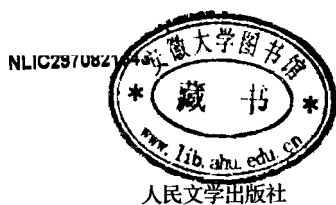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叶兆言中篇小说 卷五

重见阳光的日子

叶兆言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见阳光的日子/叶兆言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.7

(叶兆言中篇小说;5)

ISBN 978-7-02-009200-0

I. ①重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4969 号

责任编辑 宋 强

特约策划 杜 晗

封面插画 阮筠庭

装帧设计 董红红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9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5 插页 2

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00-0

定 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绿色陷阱…… 1

绿河…… 125

路边的月亮…… 199

重见阳光的日子…… 309

绿色陷阱

第一章

1

玫瑰色的大发面包车像有病的老汉，吭了两声，一下子窜上了公路。“这该死的路，不修一修，天天吃苦死了。”老五打了个特大号的哈欠，对坐身边跟他学开车的二宝说，“这坑，他妈的弄不好就熄火。”

“是呀，这路也不他妈的修修。”

“修，谁修？”

“是呀，谁修？”

“你们家买得起车，还修不起路？”

“凭什么该我们家修，这条路又不是我们一家走的。”坐在后排的大宝手正不安分地伸向身边的来凤，“要修大家出钱。”

前面一辆大卡车高速奔驰而来，老五连忙打了打方向盘，恶声骂道：“找死呀，狗日的。”

二宝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对早已远去的大卡车追踪臭骂：“狗日的，找死呀，”回过身来，“日他家祖宗八代，仗着车子大是不是，这车子怎么开的。老五，要是他妈的撞一下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二宝掉过脑袋，膀子搁在椅背上，看了看大宝，又看看来凤，一眼瞥见大宝的一只手在来凤的衣服里。这只手显然也意识到了二宝猥亵的目光，僵在那一动不动。二宝不怀好意地笑笑，说：“我说呢，怎么一声不吭。”

“死走，你狗东西最不是东西！”来凤抓住大宝的那只手，用力往

外抽，抽了出来，作势要打二宝。

二宝赶紧缩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不看我不看，你们继续流氓好了。”

又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。

来凤说：“就你这死样子，也能学会开车，哼，学会了，我也不敢坐你的车，毛毛糙糙，不出事也出事。老五，你看你这徒弟，哪像学开车的？”

老五又打了个特大号的哈欠。他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打了几圈麻将，身上不多的钱输光了，便让了座，眼睁睁看别人玩。看了半天，二宝要睡觉，又让他当二宝的替补。这一替补，莫名其妙就折腾了一宿。他并不喜欢赌，也不善于赌，只是别人老拉着他做搭子，想躲也躲不了。这会，他全神贯注地开车，看着前面的路，根本不在听车上的这几位说什么。

“老五，这车到绿河镇，得多少时间？”来凤见老五不搭理她，换了个话题，“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这徒弟实在不怎么样。”

“看看看，又是《寡妇村》的海报，”二宝在车子里探头探脑，感叹说，“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。”

2

老五从大宝家玩了通宵回去时，他娘搬了张椅子，像幅画似的，正毕恭毕敬坐在门框里，等候他的光临。天刚蒙蒙亮，老五吓了一跳：“娘，你怎么坐在这？”

老五娘不吭声，闭着眼睛在那养神。

“娘，怎么啦？”

老五娘依然不动。

“娘!”老五气鼓鼓地喊了一声。

老五娘终于动了一下,说:“你回来了,你根本就用不着回来!”

老五从他娘身边挤进堂屋,蛮不讲理地嚷道:“你管我!”

“我不敢管你,一口粥一口饭把你养大了,我怎么敢管你!”

“大清早的,就这么坐门口。吓人不吓人?”

“有一天我真挂在门框上,你也不会害怕。吓人,吓唬谁呀,吓我自己。你倒好,也会没日没夜赌起来了。”

“我赌个屁,你给我钱赌啦?不就是玩玩吗,我又没输你一分钱。大清早的,不睡觉,不是找架吵吗?”老五走到桌子面前,捞起热水瓶,摇了摇,拔了瓶塞,嘴凑着像吹喇叭,咕嘟咕嘟喝了一气。他娘这时候已经转过身,脸冲着里面,看儿子匪里匪气喝水。老五喝完水,又打开碗橱,上下看了看,拿了一碗冷饭,大口大口往嘴里扒,扒了一会,筷子转了个方向,突然想到去拣菜,拣了一大块隔夜剩下来的青菜,像塞什么似的往嘴里一戳。

“何苦呢,饿成这种腔调。”老五娘又开始唠唠叨叨,房间里暗,外面越来越亮,她坐在门框里,看上去是一个黑黑的影子,“你哪能像人家大宝二宝那样成天玩呢,人家老子钱早赚足了,你呢?”

“我,我老子早死了,他要死,怨我?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我什么,我要睡觉。”

叽叽嘎嘎关碗橱的声音。一只猫咪咪叫着跑到老五脚边,用锋利的爪子扒碗橱腿,老五抬腿就是一脚,猫惨叫着朝外奔去。老五娘仿佛踢到自己身上,一惊,猛地站起来,那猫从她脚边一窜而过。

“畜生!真是畜生,猫是畜生,你也是畜生呀。”

“人是猴子变的,猴子是畜生,人也就都是畜生。”

老五根本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，事实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中等偏下，只能在嘴上占占自己老娘的便宜。毕竟是一夜没睡，他哈欠连天地进房间，脱了鞋子，脏兮兮便往床上钻。他娘跟在后面，话还没说完，还想说。老五就怕她再说，上了床，脸朝里，赶紧用被子蒙住头。

“你怎么能跟大宝一样，跟二宝一样，人家是钱多得用不掉，人家反正楼房也盖了，大宝呢，老婆也有了，儿子也有了。二宝呢，二宝还小，虽然小，楼房也盖好了，如今这年头，只要有房子，只要有钱，还怕找不到老婆，只要有那么个会搞钱的老子，还怕……”石娃，你在不在听，你是听还是不听，你，你听我说完，你……”老五躺在那一动不动，被子裹得极紧，半红半紫的花被面，气鼓鼓的，像一截灌足气的肥肠，又好像是一只长结实了的茄子。他娘知道他根本就没睡着，叹了口气再接着说。“你又没睡着，娘知道你还没睡呢，你听娘说，咱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孤儿寡母，不曾饿死，就是菩萨有眼了。”

老五头蒙在被子里，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：“菩萨不保佑谁了？这年头，也没听说过饿死谁嘛。喂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一翻身坐起来，瞪着眼睛看他娘，脸上是要发火的样子，忽然扑哧一声笑了。

“我还有几句话，说完就走，就让你睡觉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”

“你说，快说呀。”

“娘还是那话。”

“不要和大宝二宝在一起玩，尤其是不要在一起赌，人家有钱，大把的票子用不完。我傻，我玩不过人家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，唉，知道有什么用，照样成天在一起。”

“你还让不让我睡觉，”老五故意做出受委屈的样子，又要往被子

里钻，“在一起又怎么了，我得教二宝开车。”

“教，教呀，告诉你，别得意，那二宝真学会了开车子，你就别想神气。现在人家是新买了车，不会，所以要求到你，赶明儿，还不知一脚把你踢哪去呢。跟你说石娃，你别傻，得长个心眼，慢慢教他，留几手绝活，叫他离不开你。要不，人家都说你少一窍。”

“你才少一窍呢，”老五再一次裹着被子坐起来，笑着说，“当二宝真像你一样傻，开车子有什么难的，还不一学就会，留几手绝活，留屁的绝活，人家外国人谁他妈的不会开汽车，哪家没有几辆汽车？”

“一说到外国你就来劲，外国你去过啦？跟你说留点心眼。”

“留屁的心眼。”

3

老五这一觉几乎没睡踏实过，他娘嘴上说着，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，就走就走老是不走。总算走了，刚进入梦乡，隔壁三大妈又来敲门，说儿子和媳妇被锁在房间里出不来。三大妈家新盖了楼房，窗台上都上了铁条，偏偏新买的锁是处理品，锁上了，拧半天才能打开。今天早上算是遇了邪，拧了一个多小时，钥匙都快拧断了，死活打不开。三大妈没办法，只好来求老五。老五哈欠连天地去帮忙，忙了半天，还是拧不开。三大妈的儿子说：“哎呀，你就用劲拧，拧断了拉倒。这处理的什么保险锁，真不是人日出来的生产厂家造的，缺了大德，要坑人，也不是这么坑的。”

“你他妈是跟自己老婆在房间里睡觉，锁什么门呀！”老五弯上弯下，折腾了一身臭汗，用了把劲，那钥匙真断了。

结果只好把门冲开来。老五反正有蛮力气，像警匪片上的警探一

样，他退后两步，运了运气，一次不行，再来一次。崭新的门框，非常刺眼地坏了一大块。三大妈心疼地直叹气：

“锁门干什么，干什么！”

三大妈的媳妇忍无可忍，发泄说：“谁存心锁门了，这缺德的锁，你真要锁，转了多少圈，也不知锁没锁上，不想锁，轻轻一带，就这死样子。还说防盗呢，真是防盗了，连自己人都防。买的时候吹得可真好听。”

二宝来找老五去看电影的时候，老五睡了三个多小时，刚爬起来，脸还没洗，睡眼惺忪，正在那玩石锁。这石锁是老五父亲留下的遗物。自从十一岁那年，在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中，被比他大三岁的男孩猛扇了两记耳光以后，老五就和石锁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和石锁的结交，使他成为村子上最强壮的小伙子，光着膀子一用劲，一块块鼓起的肌肉，硬邦邦的像石头。在门前的空地上耍弄一会石锁，是老五生活中极重要的一种调剂。高兴时如此，不高兴也如此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不碰就难受。站好了，屏住气，将石锁拎起来，十分潇洒地摔出去，石锁在空中尽如人意地旋转，翻跟头，然后再次稳稳落在手中。

据说这石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闹长毛。那时候，老五的先人中有一个叫六公公，神勇无比，曾徒手杀过四名长毛。多少年来，每当家中有什么不顺利的时候，或是有人生病，或是遭灾，习惯上被当作是那四个让六公公杀的长毛来讨债。逢年过节祭祀祖宗，不敢忘了为四个死在六公公手里的长毛烧点纸钱。这几年，农村开始富起来，村子上有一大半的人家盖了楼房。没盖楼房的，也有好几家备好了材料，正准备盖。老五的娘就该一个儿子，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家家把房子盖了起来，娶媳妇抱孙子，心里干着急。

“老五，又玩石锁了？”二宝来时，知道老五的娘最烦他拉老五出去玩，讨好地对一旁板着脸的老五娘说，“石娃娘，我想让老五教我开车。”

“教你开车，我没意见，我们家石娃拿了你们家的钱，你要叫他教，他还敢不教吗，真是的。”

“哎呀，石娃娘，真的是让老五教我开车。”

老五看了看二宝，说：“我饭还没吃呢。”吭哧吭哧又玩了一气石锁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变花样，玩累了，石锁向高处抛出去，伸出左胳膊，摆好了姿势，让石锁稳稳地落在上面。几十斤重的石锁歇在老五的左胳膊上，好像是一只驯服的猴子。老五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轻松自如的得意，又问二宝：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二宝鬼头鬼脑看了老五娘一眼，她不饶人的目光正等着他。“没——事，我说，我们出去跑跑车，”二宝有些不好意思，“石娃娘，真是叫老五教我开车，我跟你说——”

老五娘说：“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们在一起，不是赌，就是出去打架钳毛，干不了什么好事的。我们家石娃不能跟你和你们家大宝比，你老子会赚，能赚大钞票。你们家大宝，跟石娃同年，老婆有了，小孩也有了，吃饱了饭没事，整天晃膀子，无所谓，我们石娃晃膀子晃不起。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，”老五顿时邪起来，对他娘恶声恶气喝道，“你死走！”

老五娘嘴里叽里咕嘟地走了，一边走，嘴里不时跑出“畜生”这两个字来。

“我跟你说过，人不能老，一老了，就他妈讨厌。”二宝走过去，拎起地上的石锁，试了试，又放下，“我那个娘也是的，成天啰啰唆唆，

烦死了，赶明儿应该生产些哑药，一到年纪就得吃这药，非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”

老五不想听二宝耍嘴皮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

“哎，老五，今天到绿河镇看电影去，《寡妇村》，好看，保证好看，海报上写了，‘儿童不宜’，小孩子不能看的。跟你说，肯定下流得不得了。”

“下流得不得了？”老五不相信地摇摇头。

“肯定下流。你信不信，肯定有光屁股镜头。”

4

绿河镇到处都贴着《寡妇村》的海报，海报上的广告用语带有明显的挑逗意味。镇上唯一的那家小电影院热闹非凡，门口挤的全是人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排队。老五将车子停在离人群不远的路口，四个人跳下车，往电影院去。来凤说：“好家伙，这么多人。”

有几个人上来问有没有退票。二宝怪声怪气地哼了一声，那几个人顿时将他团团围住：“给我，给——我，好说好看。”

“票呢？”二宝一本正经问着。

“你他妈卖票还是买票？”围上来的人忿忿地问道。

“我他妈当然是买票。”

一大片愤怒的叫声：“狗日的，开什么玩笑。”

“把话说清楚，谁他妈是狗日的，”二宝不甘示弱地反问，“骂人？”

来凤冲进人群，拉住二宝的胳膊往外拖。“你不要惹是生非好不好，真讨厌。”她板着脸，不高兴。正好这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退票，

等退票的立刻围了上去。来凤拉着洋洋得意的二宝，走到站在那等他们的大宝和老五面前，手猛地一摔，“就喜欢撩事，真打起来了，鸡巴用没有。”

二宝仿佛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：“你才没鸡巴用呢！”

“没鸡巴用就是没鸡巴用，”来凤冷笑着说，“你不要现在不服气。”

大宝对着老五笑，摇了摇头，看着来说：“你实在也是好本事，张口鸡巴，闭口鸡巴，好像这宝贝你也有似的。”

这话引得大家都笑，周围的人很多，许多人都听见了，纷纷侧过头来看来凤。来凤捏紧拳头在大宝过早发胖的背上捶了一记。老五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闹了，去买票吧，这么多人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票。”四个人从人群中鱼一样地挤过。二宝在前面打头，趁乱探出手去，在一个小姑娘的胸口抓了一下。小姑娘愤怒地回过头来，瞪了他一眼，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继续勇往直前，表情极度严肃认真。

终于挤到了买票的窗口附近。人头攒动，都伸长了脖子，一打听，说是还没开始卖票。小地方的人不习惯买预售票，在这排队的大都是附近的农民，既然来了，也不管有票无票，见队就排。反正电影开场前会卖加座票，甚至还会卖站票，农村小镇电影院和城市的公共汽车，都是最装得下人的容器。有几个票贩子在兜售高价票，四处找人打听，神秘兮兮地问别人要不要看电影。

“喂，多少钱一张？”来凤大大咧咧地问。

票贩子穿了一身皱巴巴的西服，看上去别扭，而且感觉中更土气，眨巴着一双小眼睛，很不好意思地报了个数目。

“见你妈的鬼，”大宝笑着骂道，“你这不是拿我们当回国探亲的

大阔佬了吗，翻跟头也不是这么翻的。”

票贩子说：“那你报个价呀，你真要是回国探亲的大阔佬，我这价能卖给你？废话不要说，你报个价。”

在一旁的二宝笑着报了个价。

票贩子一双小眼睛瞪大了，想笑，又没笑出来，话里藏着话说：“这个价吗，可以让你看几眼票。想看电影，恐怕连看半场都不够。”

“少跟他废话，”来风拉了拉大宝，“要么看，要么不看。”

票贩子打算向别处移动，小眼睛对着来风上下打量：“这位大姐说得是，刘备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这票，要就是要，不要拉倒，说那么多屁话干什么？”

大宝捋了捋袖子，质问道：“谁在说屁话？”

来风非常嫌烦地再拉大宝：“行了，有什么好啰唆的。”

票贩子拎了拎皱巴巴的西装，流露出一脸邪气：“就是屁话！”

有几个显然是票贩子的同伙，骂骂咧咧起着哄围了过来，票贩子见自己人多势众，再次拎拎皱巴巴的西装，做出不屑于占便宜的样子，摆摆手，招呼同伙离开，一边走，一边冷笑着摇头：“哪来的野小子，跑绿河镇来撒野，也不摸摸自己肩膀上有几个脑袋？”

一直不吭声的老五突然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喂，别走呀，脑袋吗，就一个，想怎么样？”

5

绿河小学的操场上有三个小女孩在玩。二宝开着玫瑰色的大发面包车在那练习，老五坐在他身边不时地提醒应该怎么样。

“喂，小孩，到旁边去，当心车子压死你们。”老五从车窗里探出

头，对正做游戏的小女孩大叫，“走开，听见没有！”

二宝笨手笨脚地开着车，手不听大脑使唤，车子也不听他使唤。

“往左，往左，你他妈赶快打方向盘。”

二宝用劲一踩刹车，他和老五猛地冲出去，头差点撞在车玻璃上。

“你搞什么名堂，你这么瞎来，车子开不好都会翻掉，刚刚你那方向盘应该往左打，往左，轻轻一带不就过来了吗。还有踩刹车，也不能这么猛踩，速度真叫是慢，要是快的话，你这么又打方向盘，又猛踩刹车，非翻车不可。”

二宝伏在方向盘上喘气：“唉，累死了，歇一会。”

“我坐旁边守着，比他妈自己开车都累，你开的这叫什么车，还喊累？”

“哎哟，真累死了，歇一会，歇一会。”

那三个小女孩明摆着还没有上小学。小学校空空的，就仿佛是星期天。

“要歇，下车歇，”老五一推车门，跳下车，边走，边问二宝，“哎，跟你讲了半天，那意思懂不懂？”

“懂，要说懂全他妈懂，就是不听使唤。”

“什么不听使唤，你学开车就跟你人一样，太吊儿郎当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歇一会，不谈开车子。”

二宝从口袋里掏出香烟，递了一支给老五，往自己嘴里用劲塞了一支，摸出打火机，噼里啪啦打半天，打不出火来，气得用劲乱甩，甩了一阵，再打，总算着了。喷了几口烟，二宝新找了个话题。“老五，你狗日的真是好样的，刚刚要打起来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们肯定吃亏。”二宝回忆起不久前电影院门口的那场冲突，难免有些后怕，